

制度化生活對軍人角色性格的模塑意義： 以軍校生活的規律性與集體性為例

錢淑芬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劉彥佑

陸軍裝甲五八四旅

摘 要

軍隊為重新改造受化者所訂定的規定與實施方法乃是一種全控式的制度設計，以及從這種全控式的制度設計中將衍生出一種特殊的生活型態，本研究稱之為「制度化生活」。本研究想探討的就是模塑軍人形成角色性格的制度設計，在全控場域中究竟是以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在運作，並嘗試從觀察制度化生活來發掘可能的答案。首先，從全控機構與制度化觀點，提出「制度化生活與軍人角色性格」分析架構，並將重點置於軍官養成在制度設計上特別強調的規律性和集體性，期望發掘出制度化生活對模塑受化者形成軍人角色性格所具有的意義。接著，依照上述分析架構完成分析策略的規劃，並透過個別訪談法與田野觀察法，來收集六位軍校新生的制度化生活經驗。然後，採取詮釋方法對收集資料進行解釋與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將受訪者對相關規定、實施方式和訓練要求等，在感受與反應上的改變情形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規定如枷鎖在『身』」、「規定如影隨『行』」、「規定常住我『心』」，並詮釋這三個階段分別代表制度化生活，在模塑受訪者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軍人角色性格特徵上所具有的意義。

關鍵詞：軍事社會化、制度化、軍人角色性格、全控制度設計

制度化生活對軍人角色性格的模塑意義：以軍校生活的規律性與集體性為例

Institutionalized Life and Characteristics Molding of the Soldierly Role: A Qualitative Study on Military Academy Education Characterized by Regularity and Collectivity

Shu-Fen Chi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Yan-Yu Liu

No.584 Armored Brigade, Army

Abstract

Military academy, different from gen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typical total institution that usually derived the kind of special life type, institutionalize life. In the academy, the educators and cadres discipline and educate the cadets by taking mandatory and comprehensive contro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fresh cadets react to the total control based on the rules and orders, especially about the regularity and collectivity of the one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actions to institutionalize lif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molding of the soldiery role. Firstly, to accomplish the theatrical framing of institutionalize life and the soldiery rol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illustrate regularity and collectivity that representative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ldiery role and institutionalize life. Secondly, we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as research methods to understand 6 cadets' life experiences in military academy, and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se experiences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As a result, the soldiery rol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molded by institutionalize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haping stages: 1) to lock by rules, 2)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3) rules be internalized. These stages have different significances to military academy life educating and disciplining the 6 cadets to mold the regularity and collectivity of the soldiery rol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ilitary socialization 、 institutionalize 、 the soldiery role characteristics 、 total institution designed

壹、前言

國內曾有軍事社會化的相關研究指出，軍事社會化能夠模塑受化者成為「穿制服的人」，是因為軍隊的全控特性與角色模塑之間具有相互為用的緊密關係（錢淑芬，2010: 55, 58，2009: 135-6）。之前，錢氏（1993、1991）是以「角色制度化」的概念，來解釋在全控制度下進行的軍事社會化，其實就是透過「角色」來使受化者產生「制度化」效應，以達到軍隊實施再社會化的預期目的。對此，錢氏（2010: 57-9，2009: 138-9）進一步提出假設性構念，認為在這種全控式場域中，由於個人的日常生活幾乎完全受到機構的約束與控制，於是個體之間在行為、觀念、思考或好惡上，很可能會出現某些類似的反應，並將這種個體之間因為受到全控式的約束，而在性格上可能形成的某些共同特徵稱為是「角色性格」。之後，錢氏和許志弘（2011）以九位軍校生他們的紀律性發展為例，經由分析他們的軍事社會化經驗，發現他們隨著年級升高對規定及要求會出現某些相似的反應。

如果說受化者經歷軍事社會化的模塑會逐漸形成軍人角色性格，以及軍事社會化是一種發生在全控場域中的社會過程，這意涵全控場域與軍人角色性格形成之間存在著某種「邏輯性」。本研究想探討的就是模塑軍人形成角色性格的制度設計，在全控場域中究竟是以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在運作?! 並嘗試從觀察制度化生活來發掘可能的答案。本研究認為全控場域的生活型態，就是一種制度化生活，而軍隊為重新改造受化者所訂定的規定與實施方法，就是一種全控式的制度設計。這也就是說，制度化生活係從軍隊為重新改造受化者而訂定的規定和實施方法所衍生出來的一種生活型態。制度化生活除了會將受化者圍限在全控場域中，並且經由施化者以高度強制性的方式來操控受化者，使其產生不同於「昔日我」的明顯改變。然而，這種以高度強制性的方式來操控受化者的制度設計，為何能使受化者產生明顯改變，本研究擬從全控機構與制度化觀點提出分析架構，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一年級新生為研究對象，嘗試從他們的制度化生活經驗，來發掘究竟在全控式制度設計與軍人角色性格形成之間，存在著何種邏輯關係？以及這種邏輯性對解釋制度化生活模塑軍校生形成角色性格所具有的意義。

貳、研究設計

依照社會學民族誌的看法，理論形式的民族誌學是先經由探討相關文獻與理論，然後對研究問題提出分析架構，這可以引導研究者探討問題時觀察與思考的方向，並使研究者覺察自己的先存想法或主觀意念對詮釋工作可能產生的影響

(Edles, 2002; Clifford, 1986)。由此可見，經由理論文獻探討後提出的分析架構，可以改善研究者因為自己的經驗或看法，而侷限對研究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或是侷限對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根據上述，本研究將先提出「制度化生活與軍人角色模塑」的分析架構，然後採取訪談法與觀察法收集質性資料，經由詮釋分析法對這些質性資料進行深入了解。

在分析架構部分，經由探討全控機構與制度化等相關文獻後，將先說明全控機構之生活場域的特殊性，以及軍隊為模塑受化者而訂定的規定、實施方式和訓練要求等，就是一種全控式的制度設計。本研究特別強調軍隊具有其中的強制性、操控性、規律性與集體性等四種組織特徵，尤其是規律性與集體性係軍人角色內涵的重要底蘊（錢淑芬，2010）。據此，本研究接著針對軍官養成教育與訓練的相關規定，從規定內容、實施方式和訓練要求等，整理出其中具有規律性和集體性之意涵的部分，並認為這些模塑軍校生而訂定的規定、訓練方式和要求等，就是一種全控式制度設計。整理上述規定與方法的目的在於後面進行資料分析時，可以從觀察受訪新生面對這些規定的感受與反應，發掘他們在經歷軍事社會化的過程中，如何受到全控式制度設計的影響而產生改變。

本研究對質性資料的分析是採取詮釋學方法。本研究擬透過深度訪談法，來了解受訪新生覺得軍校某些強調規律性和集體性的規定、實施方式與訓練要求對他們自己造成的衝擊。接著，從這些感受與反應來分析他們是否出現制度化效應的情形，特別是指軍人角色性格中的規律性和集體性。然後，進一步解釋全控場域中與規律性和集體性有關的制度設計，對受化者形成這種角色性格所具有的模塑意義。同時，結合田野觀察法來補充說明研究者對訪談內容的解釋。此外，社會學民族誌認為當研究者具有圈內人的身份時，有助於瞭解研究對象的感受、想法與行為（Edles, 2002; Clifford, 1986）。由於研究者與軍校生處於相同的生活環境中，所以具有圈內人的身份，這將有利於研究者觀察軍校教育如何要求受化者必須遵守規定，以及受化者面對這些要求與訓練方式經常會出現的反應。其次，也有利於研究者體會受化者他們平日的所言所行，和理解他們如此反應的原因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參、「制度化生活與軍人角色性格模塑」分析架構

一、軍隊與全控式生活場域

Goffman (1961: 12-3, 1959) 指出全控機構的設立，是為了遂行對成員再社會化的目的。全控機構為了達成再社會化，透過許多有形和無形的方式，使機構

內的人員無法與外界接觸，讓機構內、外存在著明顯的隔離界限，然後由單一權威來全面控管所有人員的生活與行動。全控機構在控制方式上，主要有：(1) 所有成員的生活作息都在一起，組織採唯一性權威的支配方式，來管理與領導所有的人員。(2) 組織要求全部成員的生活作息，都必須依照規定而行，以及這樣的規定不會因人而異。(3) 成員每天重覆相同的生活作息及日常活動。(4) 每天的作息時間與活動項目都是經過預先規劃，不僅步驟清楚且時間緊湊。

軍隊的生活環境就是屬於這種全控式場域，生活在其中的每個人，他們的每天行動都必須依照規定而行，任何人都不得例外，以及所有人員的生活與行動都無法擺脫單一權威的控制。機構以圍牆或鐵絲網標示出空間範圍，並以衛哨管制人員的進出，機構內人員的食衣住行等活動，都被限定在這個空間範圍內進行。除了日常生活不斷重複相同的活動外，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性活動，都必須與其他人一起進行，也就是所有人員以相同方式做相同的事情和活動。錢氏（2010: 54-5）認為軍隊不論是組織結構、管理制度或訓練，都是以「全控」作為主要原則，這是因為軍隊為了在戰時能夠克敵致勝，平日即以基本教練、戰技訓練與演習等作為軍人的本務，於是軍隊的組織設計和生活管理也就完全配合作戰演訓的需要。譬如部隊在演習作戰時，要求的是迅速（人員集合和移動）、精確（武器操作和命令傳達）與團隊協調性（團隊在達成軍事任務時的協同合作）等。由此可見，部隊必須隨時隨地對所有人員、武器和設備等做好管控，也必須充份掌握每位人員在各種情況下（出操演練、執行勤務、出公差、生活作息等）的行動。

根據全控機構的理念型，錢氏（2009: 135-6）指出軍隊的全控性質包括：(1) 規律性：部隊每天的生活作息及日常活動週而復始，由於生活形態的這種高度例行性而使生活內容少有變化。(2) 監控性：部隊日常的生活作息、公差勤務和基礎訓練，以及基地訓練和演習等，不論是開始與結束的時間、完成所需時間、活動項目的先後順序等都有預先規劃，部隊必須按表操課並嚴格管控每一環節及每個人的行動。此外，每個人隨時隨地都被檢視是否有出現在某個安排好的空間位置上，目的就在於讓任何人不論何時何地都無法離開組織的監控。(3) 集體性：部隊的日常作息與活動都採團隊方式，透過集合點名和團體行進等方式，來掌握每位成員，使他們任何人都無法脫離部隊的掌握。這除了有助於部隊管理外，也有利於成員培養團隊凝聚力（畢竟部隊戰力是建立在團隊的分工合作之上）。(4) 強制性：部隊的管理與訓練為符合上述規律性、集體性和監控性等原則，即必須詳細訂定獎懲方式與要求標準，以嚴格約束成員的行動。軍隊這種強制性的組織特性，對於養成人員的服從性與紀律性也產生相當影響。

綜合上述，軍事環境是屬於全控式生活場域。在這種全控式生活場域中，經

由制度設計所衍生出來的生活型態，本研究稱之為制度化生活。本研究認為軍隊之所以具有強制性、監控性、規律性和集體性等組織特性，是因為規律性和集體性是維護這種生活型態的重要基礎，以及為了維護制度化生活的規律性和集體性，所以在制度設計上強調規定之實施方式的強制性和監控性。於是，在全控場域中的施化者即以高度強制性與操控性的方式，來遂行具有規律性和集體性之意涵的規定與要求。

二、全控特性與軍人角色性格模塑的假設性構念

當某種社會行為在逐漸規律化和定型化之後，即成為一種社會結構的穩定特徵。Eisenstadt (1968a, 1968b) 和葉啟政 (1991)、張華葆 (1989) 等，將這種情形的發生過程及結果稱之為「制度化」。若引用 Sumner (1966) 對制度分類的看法，「制度化」可能是自生性的 (crescive)，也可能是人們為某特殊目的而刻意操作才形成的 (enacted)。不過，在全控機構中出現的「制度化」，乃是伴隨再社會化而來的一種人為的社會性安排。機構為使成員發展出某種行為模式，於是訂定各種行為規則作為成員的行為準繩，並透過獎懲方式來使這些規則對成員具有約束力。目的在使成員不斷重複某些制式行為後，進而發展出某種行為模式，制度化即是由此衍生而來。不論是自生性或目的性的制度化，都是一種持續性高和穩定性強的社會過程，在時間、幅度、強度、實施對象、運作方式乃至使用場所等幾乎少有變化，因此制度化的結果是相當穩定且可預期的、甚至是可量化的一種狀態。

軍事社會化是一種發生在全控場域中的社會過程，由於全控場域強調的是施化者以高度強制性的方式來徹底操控受化者。軍校在這種情形下訂定出來的教育與訓練的相關規定，即可能讓受化者形成某種行為模式，以及這種行為模式的形成乃是制度化的結果。錢氏 (2010, 2009) 以「角色性格」的概念來解釋因為全控機構對受化者的模塑強調一致性，以致於不同個體在這種一致性要求下，在如何扮演角色上出現行為態度、觀念、思考、情緒表達等某些共同特徵。本研究也認為當個體受到全控式的約束，他們在行為表現上即必須符合角色要求，因而個體之間在性格上將形成某些共同特徵。由此推論，在全控機構中具有強制約束力的規範，對改造受化者形成角色性格具有特殊意義。接著，本研究將對全控特性與軍人角色性格，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提出假設性構念。

前面曾提及軍隊具有規律性、監控性、集體性和強制性等四種全控特性，並認為軍隊對受化者的角色模塑就可能是經由這些特性，促使他們形成軍人角色性格。由於軍隊具有這四種全控特性，所以在制度設計上為了完全掌控成員並進行

徹底改造，在改造之初即將受化者的生活範圍圈限在固定區域，使他們無法直接與外界接觸，然後進行一系列的改造措施。以這四種特性當中的強制性與監控性而言，功用在於充份掌控受化者的觀念和行動，以利於將他們改造成為符合組織期待與要求的成員。另外，規律性與集體性則是融入軍隊日常生活的作息、訓練和勤務當中，使軍人的一切活動都無法擺脫掉機構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規律性和集體性。如此一來，所有士兵在入伍前原來彼此之間的個別差異，在組織文化與社會化的模塑下，將會逐漸增加他們在某些方面的類同性。

當受化者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在情感表達、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等方面，因為受到全控制度的影響，而在認知上的參考架構愈來愈接近，以及對相同價值與規範的認同程度愈來愈高，使大家對生活經驗的理解形成共享意義，以致對環境裡的人事物開始出現某些相同反應。這表示接受軍事社會化的受化者，在全控制度下開始出現軍人角色性格。本研究根據上述，擬以規律性和集體性這兩種全控特性，從軍校新生對這兩種特性的感受和反應，來發掘制度化生活在模塑受化者形成軍人角色性格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三、軍事社會化「規律性」與「集體性」制度設計的角色模塑功能

依照 Goffman (1961) 對全控機構改造成員係一種再社會化的看法，軍隊為改造成員所進行的軍事社會化，就是全控機構的再社會化。如果說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乃是受到全控制度的影響而產生的效應，則角色性格模塑就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過程。其實，軍隊的再社會化與組織全控性之間，具有互為條件的依存關係。因為軍隊的全控性有助於重新改造成員，改造後的成員其行為模式則會再強化組織的全控性（錢淑芬，2009）。據此而論，軍隊設立各種改造受化者的規定與方法，同時也具有維持軍隊全控性的功能。如果想發掘受化者在經歷制度化的社會過程中，如何受到全控制度的影響而產生改變，應可從觀察這些規定與方法如何模塑受化者著手，及其對受化者的角色性格的形成可能產生的影響。

國防大學的成立宗旨，在於為國軍的建軍備戰培育文武兼備的領導及專業人才。在軍事專業這部分，學校的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學員生具備武德與武藝，其中的武德是指「智、信、仁、勇、嚴」，武藝是指「戰術與戰技」。學校為達成這個教育目標，因而針對如何培育學員生的忠誠、品德、才能、生活等訂定相關的行政規則。行政規則是屬於可以實際操作的正式規定，例如作業規定、作業程序、施行要點、業務手冊、業務措施等。關於達成政戰學院之教育目標的相關行政規則，主要有「國防大學學員生手冊」與「國軍內部管理手冊」。同時，為強化受化者的正確表現還訂定「國防大學學員生獎懲規定」，例如按照受化者實際表現

的優劣情形，透過「加、扣點」的方式給予罰勤、禁足、榮譽假、公開表揚等獎勵或懲罰。由於軍事社會化的模塑技術是建立在獎懲原則上，所以軍校學生平日受到「加、扣點」的約束很大。本研究將這些有關如何達成教育目標的正式規定與實施方法等，稱為是軍事社會化模塑的「制度設計」。

根據上述，本研究對軍校制度化生活與軍人角色性格的制度化效應之邏輯關係的探討，即是從觀察政戰學院為軍事社會化模塑而做的制度設計著手。經由整理歸納「國防大學學員生手冊」、「國軍內部管理手冊」與「國防大學學員生獎懲規定」等行政規則的內容，以及實施上的具體方法、要求標準和獎懲項目等，歸納出以下與全控式制度有關的設計內容，分別是軍容、禮節、回報、內務整理、生活作息、餐廳用餐（進餐廳時間與用餐舉止）、放假離校、門禁管制、任務執行、值行勤務、階級倫理（學長、姐）、學生營連級自治實習幹部、教授班幹部、基本教練、體能訓練、課堂學習、生活公約、團隊集合與行進、連坐法等 19 類。同時，依照受化者在這些項目上的優劣表現，透過加、扣點予以適當的獎勵和懲罰。

經由對上述制度設計的觀察結果，不難發現其中大多數是透過團隊與住宿的生活方式來進行，例如教室上課、餐廳用餐、團隊集合與行進、基本教練、體能訓練、任務執行、值行勤務與連坐法等都是採取團隊方式來進行。另外，針對住宿所採取的方式，則有寢室內務、門禁管制與放假離校等。而一天當中的所有活動和休息，都是依照生活作息的時間和項目來「按表操課」。由此可見，規律性與集體性乃是軍事院校具有全控機構之組織特性的重要表徵。「規律性」是指周而復始、日復一日，代表持續久、變化少、穩定性高、可預測性高等。「集體性」是指任何個人都必須以維護團隊的整體性為主，不允許出現任何可能危害到團隊整體性的個人行為。再者，學校為落實軍官養成教育對集體性與規律性的重視，特別強調某些具體操作的方法，例如起床號、集體盥洗與連坐法等，這些通常也是讓受化者感受深刻的制度設計。由於規律性和集體性乃是軍校為達到教育目標，所採行之制度設計的重要內涵，因此本研究擬從軍校新生面對這些規定和要求的受化經驗，來瞭解這些規定和要求如何使受化者產生改變，然後從中發掘出制度化生活(的規律性與集體性)與軍人角色性格形成之間為何會存在著邏輯性。

肆、分析策略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完成「制度化生活與軍人角色性格」的分析架構後，接著採取個別訪談法和觀察法，來收集軍校新生他們的受化經驗。從受訪的軍校新生面對嚴格規定與訓練要求時的感受、想法與行為等反應，來探討他們的這些反應對於解釋

制度化生活模塑軍人角色性格所具有的意義。在分析策略上，根據前述的分析架構，提出以下三個步驟來進行對訪談資料的分析。步驟一，從受訪者對自己的受化經驗的描述，來了解他們對自己面臨軍校規定、實施方法與訓練要求時的感受與反應。步驟二，瞭解受訪者覺得自己的行為、態度、觀念和思考等，在上述制度設計的影響下出現了哪些改變。步驟三，瞭解受訪者對制度設計（規定、實施方式與訓練要求）蘊含「規律性」和「集體性」意義的體會情形，然後從他們對這兩層意義的體會情形，來發掘制度化生活究竟是如何在他們身上造成影響。

受訪者是六位一年級的軍校新生，包括一位女性（木蘭）和五位男性（臉盆、累人、帆船、小馬、無緣）。研究者與受訪者的訪談進行，是採取半結構式的開放性對話。關於訪談大綱的擬訂，是先透過田野觀察法以瞭解軍校新生可能面對哪些嚴格規定與訓練要求，並將觀察結果摘錄成文字。接著，歸納整理受化者之間對這些嚴格規定與訓練要求出現的異同之處，然後找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察面向，包括與規律性和集體性養成有關的規定與訓練要求、受化者對此所產生的感受與反應。之後，將上述整理成訪談大綱，作為與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時的參考。

伍、軍校新生制度化生活經驗分析

軍事社會化的生活場域是與外界隔離的，場域裡對受化者的生活作息與各項活動，都訂定嚴格的規定且鉅細靡遺。依照研究者對軍校的教育、訓練與生活管理的觀察，認為在制度設計上非常強調規律性與集體性，對一年級新生的要求更是如此。例如新生在校園內的行動必需是兩人以上，所以禁止個人的單獨行動，團體行動也必須是以集體方式進行，以及隊伍行進間必須唱軍歌、答數等。學生在校的作息時間，從早到晚皆有明確規定，包括起床時間、三餐的用餐時間、進教室（上課）時間、回寢室時間、體能活動時間、早晚的盥洗時間、早晚的自習時間、熄燈就寢時間等。由於各項作息活動的時間銜接非常緊密，且行動必須以團隊方式進行，這讓受化者幾乎沒有個人時間，也沒有可以自由行動的可能。

由上述可知，全控場域特別凸顯出規律性和集體性的生活型態，係因為這種生活型態被全控式的制度設計所圍限；然而，當全控式制度設計衍生出制度化生活後，規律性和集體性的生活型態因而再受到鞏固，於是形成一種不斷相互增強的循環情形。生活在全控場域中的受化者，如果因為規律性和集體性之制度設計的影響，而在言行舉止上出現制度化效應，即表示制度化生活對軍人角色性格的模塑具有特殊意義。根據前述的分析策略的三個步驟，在經過對全控式制度設計

中之起床號、集體盥洗和連坐法等相關規定的實施方式和訓練要求的實地觀察，以及對六位軍校一年級新生的受訪者，他們的訪談資料進行詮釋分析後，從他們對這些相關規定的感受、反應和體會，可以看出這些全控式制度設計，對受訪者他們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所具有的模塑意義。

最初，受訪者他們感到「規定如枷鎖在『身』」，覺得自己無時無刻都被這些規定緊箍不放。本研究將受訪者在這個時期的經歷，當成是這三種制度設計模塑他們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的第一階段。經過一段時間後，受訪者覺得自己逐漸習慣起床號、集體盥洗和連坐法等，這時全控式制度設計才真正嵌入他們的生活中。本研究將受訪者在這個時期的表現，解釋為他們懂得如何遵照行動準據並養成慣性反應，因而比較不會像之前顯得手足無措或動輒得咎。本研究認為這個時期是這三種制度設計模塑他們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的第二階段，本研究是以「規定如影隨『行』」來描寫之。再經過一段時間後，受訪者對這些全控式制度設計的體會日漸深刻，並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言行舉止。本研究將受訪者在這個時期的表現，解釋為「規定常住我『心』」，亦即起床號、集體盥洗和連坐法等相關規定，對他們的真正約束是從體會後開始，這也是全控式制度設計模塑他們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的第三階段。接著，後面將依序就起床號、集體盥洗和連坐法等三種制度設計，詳細說明它們對受訪者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的模塑意義。

一、「起床號」對角色性格的模塑意義

規定如枷鎖在「身」：覺得自己無時無刻都被緊箍不放

緊張!忙碌!戒慎!驚恐!是軍校新生最佳的心情寫照，他們在軍校生活中不斷面對各種要求，惟恐犯錯遭受糾正與處罰而不敢稍有鬆懈，這往往使新生的情緒緊繃不已。直到夜間就寢時間，他們才得以稍稍放鬆心情，在一方小小的鋪位空間裡，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休息時間。但是，新生的心情卻是矛盾的，無緣「會期待睡覺的時候。可是睡覺的時候又會睡不著，不知道為什麼?!啊!就是會擔心隔天早上爬不起來」。無緣擔心的“爬不起來”是指動作不夠迅速，以致於未能在號響起後的規定時間內完成漱洗、換裝、摺棉被、整理內務等所有的行動，新生通常會因此而受到嚴厲的指責或處罰。

對軍校生而言，「起床號」響起代表立刻要開始整理內務、盥洗、換裝等。由於這些行動都必須按照一定的要求標準來進行，並且必須在早點名集合前完成，於是新生不僅不能在時間掌握上有稍微錯失，也不能在動作完成上有稍微的

疏忽。早點名集合後，接著就開始他們緊張和忙碌的一天。因此，每天早上當號聲響起，新生覺得這代表又要開始充滿壓力的一天，累人「起床號就是代表著要起床了，又要趕快一天的生活。這個時候就是很不希望聽到『起床號』，...在床上可以不用面對一些事情」。新生剛開始在面對服儀與內務整理的要求時，非常擔心自己不能夠達到要求標準，並且害怕因此而受到嚴厲的指責與處罰。此外，新生在早點名集合後，面對隨之而來的各種要求與規定，也是感到非常的耽憂、害怕或焦慮。總之，「起床號」會造成新生在情緒、心態或行為上出現某些特殊反應。由於這一切每天都要重複上演，而且是由「起床號」拉開序幕，於是本研究稱之為軍校新生的「起床號徵候群」。

對新生而言，這種「起床號徵候群」會維持一段時間，累人「一早起來的話，會感受到一股壓力在，...。有一段時間，聽到那個『起床號』心裡會有一點嚇到。就是趕快要去拼、想辦法努力把事情做好」。從早上起床後，累人無時無刻都不敢鬆懈，擔心自己會因為一個環節漏掉或是沒做好，而招致學長姐的嚴厲指正。對此，臉盆也有相同的感受「醒來時看到只剩幾分鐘就要起床，那時候就非常懼怕、厭煩，非常的厭惡、痛恨，不想要聽到它，想要時間就這樣停止。...。那時候真的超不習慣，而且有一股很無奈、壓迫 push 你去做，非常痛苦!」。無緣甚至表示縱使他前晚就寢時非常睏，但卻無法讓自己安心入睡，因為深怕熟睡後會將身體的警戒解除掉，使隔天早上無法準時起床，無緣「...會不會（睡）超過時間，看一下，喔!才一點，又醒來，兩點，繼續睡，然後就這樣一直到五點...等喊起床」。因此，每天的「就寢與起床」在無緣的心裡，就像是一顆沉重的石頭壓在身上。

「起床號」還代表另一層意義，是指受化者對自己何時起床和何時就寢沒有選擇的自由，必須依照學校規定的時間而行動。雖然，累人在高中時，每天早上為搭校車已經養成早起的習慣「差不多是六點到六點半之間起床」，但軍校要求「六點正」準時起床，這使得累人不僅沒有 30 分鐘的賴床時間，而且是早一點起床或晚一點起床都不行，就是只能六點正才可以下床走動，累人「很多時候是起床號還沒響就自己先醒了」。對此，無緣也有著相同感受「大概五點四十分醒來的時候，就已經睜開眼睛，等喊起床」。

由此可見，「起床號」響起代表為他們拉開一天生活壓力的序幕，這是一種被生活規律追著跑的無形壓力，累人「...『起床號』一響...幾乎就是被“電”到一下，要立刻起床，不希望說自己什麼事情漏做，就幾乎每分每秒要想著接下來要什麼，要怎麼做之類的」當「起床號」揭開一天生活的序幕後，緊湊的生活步調不斷地催促著新生，讓新生的神經無時無刻都是緊繃著，因為擔心漏掉某個環節、做錯某件事情或未達到某項要求標準，而立即招致嚴厲的指責或處罰。於

是，新生為了必須快速融入節奏緊湊的規律生活中，而備感壓力。

規定如影隨「行」：遵照行動準據、養成慣性反應

在新生還沒有習慣嚴格的軍校生活之前，對「起床號」總是懷著驚恐或懼怕的心情。直到新生逐漸習慣軍校緊張和忙碌的生活後，「起床號」才真正嵌入他們的生活中。累人比較自己前後半年的變化，覺得「那個時候跟入學（時間）很接近，壓力比較大，比較怕一天又開始這樣子」大約半年後，累人對軍校要求的事情比較熟悉，也學會如何依序將事情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所以他覺得「現在幾乎是一個機械化，聽到『起床號』就是機械化的該拆蚊帳、該怎麼樣，就是比較習慣」。木蘭則是以有一種大概知道哪時要起床的「意識」，來形容她現在聽到「起床號」的心情「從禮拜一開始，起床的時候會在起床前五分鐘就會自己醒來」木蘭假日回家時幾乎都是睡到自然醒，但收假返校後她覺得彷彿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提醒著「就是知道有一個意識“現在不是在放假”，大概知道哪時候要起床，提早醒來先睜開眼睛開始整理思緒」。

小馬的生理時鐘讓他不必太擔憂早上會爬不起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其實當下也睡死了，到“那點”就知道要起來」、「就算是站衛兵（我）也會自己起來，其實就是那個“點”到了，就知道自己要起床」小馬縱使想賴床，但在學校對學生何時該就寢、何時該起床的嚴格要求下，已經讓小馬在行為上能夠符合規定的要求標準「縱使我身體再（怎麼）不想起床，我也會起床...我寧可少睡五分鐘，我也不要被“電”爆」，由於小馬的行為模式已經能夠配合上軍校生活的緊湊節奏，所以他覺得「現在起床之後，摺蚊帳什麼的，就不會像以前一樣覺得很緊張」。相較於剛開學時的慌張驚恐，帆船因為能夠在「起床號」響起前，先讓自己清醒並做好下床準備，所以「起床號」的警鈴效果在他身上也逐漸消退「現在就是會提早（醒）起來，...等到宣布起床的時候，或是聽到那聲音（起床號）之後，...就趕快起來。之前在新生隊的時候，是睡到聽到（起床號）才趕快起來，就會很緊張...就很匆忙」。

新生面對每天緊張和忙碌的生活，惟有在晚上就寢時才能夠讓自己放鬆下來。在剛開學時，新生總是擔心自己會因為熟睡而耽誤了隔天早上的「起床準備」，所以不敢讓自己睡得太安穩，以保持「起床號」隨時響起的警戒心情。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才開始逐漸習慣這個每天早晨都會響起的「起床號」。當他們的行為反應能夠配合上軍校規律生活的緊湊節奏時，表示他們逐漸可以達到規定所要求的標準，因而「起床號徵候群」也隨著減緩。這時他們的心情已不像剛開學時的那般緊張、驚恐和焦慮，對於起床後所要面對的一切，都已經是了然於

胸，就等著號聲響起！

規定常住我「心」：真正的約束從體會後開始

剛入學時，累人對「起床號」有著逃避的想法，很不希望聽到起床號響起「之前，有一段時間，聽到起床號，心裡會被震一下」。那時候，累人面對軍校生活感到辛苦、煩悶，不計其數的規定和無止盡的要求，讓累人感到喘不過氣來。每天只有在晚上就寢時，累人才能夠放鬆自己，這時他不必再面對各種規定和要求，也不必擔心會有人來指責他犯錯「...在床上可以不用面對一些事情...」，所以累人總是希望時間可以一直停留在就寢時刻。不過，每天早晨的「起床號」依然準時響起，累人「起床號就是代表著要起床了，又要趕快一天的生活。這個時候就是很不希望聽到『起床號』」累人因此覺得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會感覺到那種一股壓力存在，尤其是那種一聽到就是趕快要去拼、想辦法努力把事情做好」。

在軍校生活一段時間後，累人開始認為「『起床號』本身是不構成壓力的，單純是一個聲音，提醒說該起床而已。重點是起床要做的事很多，起床之後要做的事才是壓力的來源。起床號和這些壓力同時存在，所以慢慢地就是把它跟這些事情做一個連結」。累人發現會讓他感到壓力的，其實是起床之後要做的事很多！每當聽到「起床號」就得要快速起床，不論再睏再累都不能賴床，因為接下來準備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只要時間稍有延誤，就有可能沒有辦法完成。累人「在我們進來這個地方之前，它本來就有一套生活軌道。然後（我們）一進來，我們都是外人，他們就會要求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融入、步上這個一樣的軌道」由此可知，累人已能深刻感受到軍校的生活節奏非常緊湊，他也意識到對他造成壓力的，其實是「節奏緊湊的生活步調」而非「起床號」，這表示「起床號」對他所產生的影響，已經從神經緊繃和習慣改變，更深入到他對制度設計背後涵義的理解及認同。

二、「集體盥洗」對角色性格的模塑意義

規定如枷鎖在「身」：覺得自己無時無刻都受到束縛

新生面對軍校的各種要求，一刻也不能鬆懈。直到下午的體能訓練結束，一天忙碌的生活才趨近尾聲。這時，新生最期待的就是趕快衝進浴室，打開水龍頭將全身的疲憊洗去。然而，縱使是平常再熟悉不過的「洗澡」，對新生卻成了一種考驗，因為軍校要求學生盥洗時必須採取集體方式。

當木蘭聽到「集體盥洗」的命令時，她對無法維護自己的身體隱私感到相當震撼！木蘭「...我不想要跟別人一起用（浴間），...入伍訓之後，...班長就要求...一定要一起洗，...一開始真的沒辦法適應，就是覺得我是要閉眼睛嗎？」對此，累人也有相似的感受「其實會有排斥，跟一個不是家人的人脫光光一起洗澡，會感覺心情上有排斥。可是有排斥的話（又）不能不做，就是學長在盯著，還是擠進來趕快洗一洗」。不過，臉盆不會在意自己和別人一起洗澡時的袒露相見，臉盆「和那麼多人一起洗，我沒差呀！」他倒是覺得忙碌了一天「洗澡是一件非常輕鬆、放鬆的事情」。

另外，如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動作並達到要求標準，是每位軍校新生必定都會經歷的考驗，「盥洗」就是典型的考驗之一。然而，軍校要求新生洗澡必須在限定時間內洗完，這讓帆船覺得連痛快洗個澡都變得遙不可及，他因而感到委屈和無奈「就讓我好好洗個澡嘛！...才剛進去盥洗的地方而已，就開始倒數了，就覺得說『天啊！那就乾脆不要洗了』」這種被時間追著跑的壓力，有時會讓人索性就不洗澡了；不過，如果讓班長或學長知道有人未依照規定完成該做的動作時，除了會被狠狠的指責外，仍然必需要完成原本該做的動作，帆船「還有同學沒洗（就）出來，被班長叫說洗三遍給他看。就覺得說『天啊！那到底是要洗還是不洗？』」。在制度化生活之下，任何人都不可以有違反規定的行為發生。當帆船看到這樣的情形，覺得沒有在限定時間內洗完澡會被罵，那我委屈自己就不洗澡好了，這樣也不行還是會被罵，於是他感到忿忿不平却又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規定如影隨「行」：遵照行動準據、養成慣性反應

在入伍訓時，由於每天課程都非常緊湊，班長們必須管制入伍生的盥洗時間，而為了讓所有的入伍生都能夠在指定時間內盥洗完畢，所以會要求至少要兩個人一起洗澡。累人回想入伍訓時「班長趕著（大家）要在很短時間洗完，就會盯著兩個人一起洗」。對此，木蘭也表示「入伍訓之後，...班長就要求...一定要一起洗，那時候洗的時候（時間）反而變長了」。入伍訓結束後來到軍校，對於洗澡同樣也有盥洗的時間限制，新生為了讓自己和別人都能夠在管制的時間內盥洗完畢，於是他（她）們就必須要適應和其他同學一起洗澡。對此，累人的體會是「因為時間也是一項要求，沒有完成的話就會被罵，不得不在自己這方面做點讓步」。

在每天的生活時刻表裡，洗澡被安排在固定的時間。由於軍校對新生的洗澡從開始到結束有時間限制，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即會受到處罰，所以新生真正擔心的是他（她）們能否在規定時間內把澡洗完，以及洗完澡後還要趕著去做哪

些事。至於是跟誰一起洗、幾個人一起洗、自己或別人脫光後的身體會不會被看到，似乎不再是他（她）們會擔心的問題。無緣「...他叫你在十分鐘之內盥洗完，管他那麼多，就隨便洗啊！就隨便沖澡，隨便出來這樣子...」，小馬「其實說真的，自己洗的時間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有時間去看別人」。臉盆他洗澡時心裡想的是，等一下還要趕著做哪些事「那時也沒心情去注意這些（光著身體）...（只想到）洗完澡又要去集合，就趕快把自己隨意的沖一沖，我那時的想法，就是這樣！」對此，木蘭也有相同的經驗「新生隊到了後半部，（我）就不會很在意了（和別人一起洗澡了）。甚至是現在洗澡只有想要說，我下一個集合點是哪時候。然後，我要在現在的時間點內先洗好澡，先去（讓學姊）驗（收唱）軍歌之類的。就腦袋想這些事情，洗澡時候就不會在意說跟誰洗呀！」甚至覺得「反而是大家一起洗才能節省空間（讓大家都能使用到有限的淋浴間），自己也可以洗得比較久一點」。當他（她）們開始從團體的角度來看待集體盥洗時，即表示他（她）們對制度化生活中有關集體性的規定與要求有了某種體會。這時，規定與要求對他（她）們的約束，也就從「規定如影隨『行』」進入「規定常住我『心』」的階段。後面，將接著說明新階段在模塑軍人角色性格上所具有的意義，以及這兩個前後階段究竟在模塑意義上有何不同。

規定常住我「心」：真正的約束從體會後開始

軍校的生活作息相當規律，每個時段都有規定的事項要做，包括洗澡也有規定的盥洗時間，所有人都必須在這個限定的時間內把澡洗完。但是，連隊裡盥洗室的隔間數量有限，大家只能輪流使用這些淋浴間。於是軍校要求新生必須數人共用一間淋浴間，由於集體盥洗讓新生感到彆扭而心生排斥，但他（她）們為了不要被處罰就必須遵守規定。然而，隨著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新生對與他人一起盥洗的排斥感，開始有了轉變。無緣就指出「有人在（浴室）裡面，你在外面，然後他如果堅持一個人洗的話，外面那個人不就沒辦法洗到。然後相反地，如果我在裡面，那個人在外面，那個人不就沒辦法洗到嗎？所以我們就會互相體諒呀！因為大家都要在那個時間點洗完，就一起進來洗這樣」對此，木蘭也指出「後來發現好像其實不會影響很大，反而是大家一起洗才能節省空間（讓大家都能使用到有限的淋浴間），自己也可以洗得比較久一點」。

無緣和木蘭剛開始因為在學長的監督下，而不得不與其他人一起洗澡。後來，他（她）們開始注意到浴室裡排滿了準備要盥洗的同學，這才意識到如果一間淋浴間可以同時讓多人一起使用，這樣不僅可以讓每個人的盥洗時間變得較長，也會加快整體完成盥洗動作的時間；反之，如果每間浴室每次都只有一個人

使用，不僅會讓晚到排隊的同學，無法在規定的盥洗時間內洗澡完畢，並因此會遭受學長、姐的指責。帆船也提醒自己不可以像在家裡一樣，想要洗多久就洗多久，而是要求自己的洗澡動作要儘快「**就覺得洗也不能洗太久**」，以免因為自己想多洗一下而影響到其他還在排隊等洗澡的同學。木蘭還指出在洗澡的過程中，大家也會互相幫忙「**有人有東西忘了拿，就叫外面的人先去寢室幫忙拿這樣子，就會比較互相吧!**」。當無緣、木蘭和帆船有了這層體會後，他（她）們開始意識到，只有同學彼此間互相幫忙，才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於是從先前對「集體盥洗」的排斥逐漸變得能夠接受。

總之，新生對集體盥洗的感受，從原本覺得沐浴間非常擁擠、沒有隱私而心生排斥，後來逐漸意識到如果不採取數人同時共用一個淋浴間，將會有人無法在規定時間內洗澡完畢，並由此開始體會到團隊活動惟有彼此之間相互體諒才能順利完成。軍校對學生的生活管理，依照規定對每位新生的要求標準都是一致的，尤其是對新生在團體行動上的表現，要求更是嚴格。學生從起床後到就寢這段時間，何時該做甚麼事都必須依照學校規定，以及對該如何進行與必須達到的完成標準也有一定的要求。特別是在團體行動方面，包括對每位學生在相同時間內，必須表現的共同行動例如團體行進，或是在相同時間內必須完成相同的事情例如早上起床後的漱洗、晚上就寢前的洗澡等，在行動要求與標準的訂定上特別重視團體的一致性。於是，軍校新生在這些團體行動的持續模塑下，即逐漸在言行舉止上出現軍人角色性格中的規律性與集體性的特徵。

三、「連坐法」對角色性格的模塑意義

軍校教育強調團體生活，要求學生必須具有互助合作和團結精神。為了培養成員的團隊意識，通常會在某些時刻要求大家必須要做相同的事情，例如起床、盥洗、出操、上課等。在某些團體活動上大家必需要行動一致，例如團隊行進間的踏步、答數、唱軍歌等。以及在設備與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大家必須體諒和互助，例如輪流使用浴室時，為了讓大家都能在規定的盥洗時間內洗澡完畢，每個人在輪到自己使用浴室時，必須為其他還未輪到的同學而加快洗澡速度。另外，團體的成就和過失是由所有成員共同承擔之，所以成員必須重視團隊榮譽更甚於個人利益。「連坐法」的目的就在於透過讓團體裡每個人都必須承擔其他人的行為後果，以培養新生的團隊意識。

雖然如此，當新生最初面對「連坐法」時，大多無法接受這樣的規定，認為誰犯錯就應該處罰誰，不應該牽連到無辜的第三者，更何況這些無辜者其實都已經做好他們的本分了。經過一段時間後，新生對「連坐法」的感受與反應，才從

最初的忿忿不平與滿腹委屈，開始逐漸能夠接受只要犯錯者也是團體裡的一份子（就算是自己不認識），他的行為後果就與大家有所關連；同樣地，團體也可能會因為某位成員的傑出表現或犧牲奉獻，而得到團體榮譽，這時大家也將因為他而分享榮耀或利益。換個角度來看，我們自己也是團體裡的一份子，所以我們自己的行為結果所造成的好或壞，團體裡的其他成員也必須共同承擔之，而不論他們是否認識自己。

規定如枷鎖在「身」：團體內任何過失皆由全體承擔的鎖鏈套牢在自己身上

新生剛到軍校時，雖然對許多規定和要求都尚未熟悉，稍有不慎即會犯錯而招致責罰；因此，他們事事謹慎、處處小心，就是為了避免犯錯而受罰。然而，當自己的表現已經達到要求標準，卻因為其他同學犯錯使自己連帶遭受責罵或處罰時，心裡的不滿和怨忿總是難以平復。累人最初以為自己安分守己的將本分做好，就可以安然過關；豈料，縱使自己明明沒有犯錯，卻未必就可以免於受到處罰，因為除了自己還得要承擔別人的言行後果。累人覺得這種大家因一人犯錯而全體受罰的規定，形同「一人犯錯等於所有人都犯錯」是非常不公平的規定「...會覺得不公平...我實在想不出理由一個人做錯事情，要別人跟他一起來分擔」、「...他（她）們沒做好，並不代表全體...」累人還覺得若因此而讓學長要求重新驗收或回報，這又會減少每個人原本就已經所剩無幾的休息時間「...有時候被罵就算了，可是會覺得說，自己什麼（錯）事都沒做...，該做的也都做了，可是莫名其妙多這一項，又要少掉（休息）時間，就會覺得很麻煩...（因為）學長說大家重新驗收」。

小馬對於自己即使戰戰兢兢的過日子，卻仍躲不過處罰的感受是「一開始被連坐法波及到，我覺得還蠻XX的！關我屁事...」無緣對自己必須要承擔別人的犯錯覺得滿腹委屈，尤其是當自己根本不認識這位犯錯者時，更是深感不以為然「學長應該是罵那個人，為什麼是罵我們，而且我們根本不認識他！學長就一直說：『因為你們沒有督促好同學』他又不是我們班的，又不是我建制班的，我根本不認識他，就很火！」有一次別班的同學犯錯，造成所有一年級受到學長、姐的責罵，無緣覺得自己並不認識這位同學，對他不應有督促上的義務關係，為何自己還得要承擔這樣的責任，因而感到忿忿不平「...莫名其妙，就是他的事關我什麼事！」。

由此可見，這時的新生在軍校裡的待人處世，仍然是以「我」為中心或是從「我」為出發點，認為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對了，至於團體裡其他人的情形如何又於我何干。總之，在新生培養出團體意識之前，他們不太在乎自己與團體裡其

他成員之間是否具有休戚與共的關係，對團體成員之間應該形成的凝聚力或團隊情感的感觸也還不明顯。

規定如影隨「行」：行為表現不分你我他，惟有全體過關

剛到軍校的時候，面對各種規定與嚴格要求，新生經常容易犯錯而受罰。如果所犯的錯誤不只是讓自己受到處罰，還會連累其他同學，這時心裡的愧疚與自責更是難以形容。當新生有過類似的經驗後，再遇到其他同學犯錯而牽連到自己受罰時，對犯錯同學變得比較能夠包容和體諒，也可以體會他的心情其實遠甚於他自己被別人牽連受罰還要難受。帆船「就會覺得說：『天啊!...算了!人都有犯錯的時候』」。不過，小馬認為體諒犯錯同學的心情是一回事，而同學犯錯造成大家被「連坐」的後果又是另一回事，擔任班長的小馬「我們班有人做錯事情，要處分我們的話，我會幹譙他!」他認為團體裡每個人都有責任要維護其他人的權益，如果因為個人的疏失而造成團體榮譽或他人權益的受損，他態度嚴厲的表示這是不可原諒的事。例如個人犯錯使全班罰勤以致於大家必須減少休息時間，他覺得縱使大家共同承擔了過失責任，但他並不認為這表示那位犯錯者就可以將自己的過錯，真的拋給大家幫他分擔了。畢竟大家不得不承擔他的過失是一回事，而犯錯者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失和遭受牽連的其他人，這才是他真正該反省和改正的地方。

小馬以自己為例，他對「連坐法」原本是覺得「自己沒犯錯為什麼要連帶受罰」，直到有一次因為自己疏失而連累大家受罰後，他開始從犯錯者的立場來思考這個問題。小馬「我們全班跟我一起罰站，這個讓我很難過，我當時還因為這件事情有哭!因為我覺得我對不起我們班其他同學。我有跟我建制班其他的同學道歉過，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累人和帆船也因為有過自己犯錯而牽連別人受罰的經驗，而從原來的受累者立場，開始改從犯錯者立場來看待「一人犯錯，牽連全體」對他們的影響。累人「心情很差，覺得一方面因為自己的關係害大家被罵，就覺得說一來很丟臉，二來很對不住大家」帆船「心裡就想說：『我很對不起大家!下次不會再這樣了，趕快學起來（學會該做事項），不要再害到大家』」。這時，小馬、累人和帆船他們對「團體」的意義，其實也有了更深的感受。

累人剛開始時無法理解為何一個人犯錯需要大家一起來承擔，後來仔細想想學校實施「連坐法」的用意，可能是為了「讓犯錯的人儘早改進，因此除了處罰他本人之外，也處罰其他人，讓這個人覺得心裡過（意）不去，趕快改進這樣子」。

規定常住我「心」：真正的約束從體會後開始

軍校新生起初對「連坐法」感到不以為然，覺得「連坐法」是違反公平原則的規定，甚至質疑其存在的意義與必要性。後來，新生開始發覺軍校實施「連坐法」，似乎是想藉此來讓新生瞭解或體會與「團體」有關的道理。累人回想自己曾經因為犯錯而害別人連帶受罰的經驗時，說出當時自己的心情真的很不好受，除了犯錯「覺得很丟臉外，更覺得對不住大家」。後來，累人開始會想到實施「連坐法」對團體成員的影響，他認為犯錯的同學會覺得自己對不起其他同學，除了因為自己犯錯而連累其他同學受罰外，更重要的是當他對團體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時，就會在乎同學們的感受，這表示他已經逐漸感受到「團體」的存在。

早先，木蘭看到常犯錯的同學被責罵時，會覺得她們好可憐而抱著同情心，希望學姐可以放過犯錯的同學「在旁邊看了其實心很痛這樣，覺得說『何必呢?!』」。可是，慢慢地會發覺同學沒有把事情做好，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只是一昧包容同學的過失，長此以往不僅會害了這些常犯錯的同學，也會使整個團體受害。木蘭「現在問題點不是出在學姐，是出在那個（常犯錯）同學沒有『好起來』，所以學姐會點她。...所以我們把那同學一起拉起來的話，這個（同學）被點的事情就減少了。被點的事情減少的话，挨罵的程度就減少，這樣你也不會覺得那同學可憐，所以我們後來大家就決定要去『救同學運動』!」。木蘭開始意識到成員間相互扶持的意義，不在於一味地為受責罰的同學感到難過，而是協助同學改正錯誤讓過失不再發生。

小馬剛進入軍校時遇到「連坐法」，心裡充斥著不滿和怨忿，總覺得學長（姐）是在找學弟、妹的麻煩。不然，為什麼讓已經做好本份的人因為別人犯錯而連帶受罰。當小馬認清「連坐法」是屹立不搖這個事實後，他在經歷過幾次「連坐法」的經驗後，開始體認到同學之間必須要互相約束與督促，才可能會減少被學長責罵或依規定被處罰的次數。小馬「就是得靠同學的力量來約束他，因為受害的不只他，也可能是你。那同學為了自保，就必需要約束他!一開始時我覺得他是找碴，他做錯干我屁事!」。

新生經歷過「連坐法」後，彼此間開始會互相砥礪，也會認真互相監督和提醒，不再只是以自我為中心，或是抱著「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木蘭「以前會有一個現象，就是先顧好自己。現在變成說『你知不知道有這事情?』我要通知你，你知道這個事情嗎?『喔!你知道了就好!』」。時時刻刻開始都會以團體為中心，甚至也開始以手機傳達簡訊的方式，來通知同學們所要注意

意的事項，或是有同學犯錯了，將錯誤告訴同學以此為借鏡，千萬別再犯了!帆船「因為這裡跟外面不一樣的是，這裡是真正的團體生活。大家是要在這裡一起的生活，做的事情是大家一起的。大部分時間大家是一起的，做什麼事情，什麼時間點。但是你在某個時間做出不應該做的事，可能會連累到其他入，就是受影響。就告訴你，你一個人的行為可能會影響未來當軍官的時候，一個命令下錯，可能會造成更多的...」。

來到軍校之後，「連坐法」讓帆船對於團體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在就讀軍校以前，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個班上，但不會因個人牽連到全班，在軍校卻不然。因此，每天 24 小時生活在一起的新生，幾乎就變成生命共同體，只要有同學犯錯，就會被視為所有的新生都犯錯。甚至嘗試過「連坐法」之後，帆船仔細思考其中的涵意「讓我們知道個人行為會造成團體之間重大傷害」。帆船想到說自己未來將是軍隊的領導幹部，下達的指示或命令往往會影響到部隊弟兄的權益。因此，自己在下達指示或命令前，需要經過慎重思考和審視判斷。

陸、結語

如果說受化者經歷軍事社會化的模塑會逐漸形成軍人角色性格，以及軍事社會化是一種發生在全控場域中的社會過程，這意涵全控場域與軍人角色性格形成之間存在著某種「邏輯性」。本研究認為軍隊為重新改造受化者所訂定的規定與實施方法乃是一種全控式的制度設計，以及從這種全控式的制度設計中將衍生出一種特殊的生活型態，本研究稱之為「制度化生活」。簡言之，在全控場域中的生活型態，就是一種「制度化生活」。本研究想探討的就是模塑軍人形成角色性格的制度設計，在全控場域中究竟是以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在運作?! 並嘗試從觀察制度化生活來發掘可能的答案。

本研究先從全控機構與制度化觀點，提出「制度化生活與軍人角色性格」分析架構，並將重點置於軍官養成在制度設計上，特別強調的規律性和集體性，期望發掘出制度化生活對模塑受化者形成軍人角色性格所具有的意義。接著，依照上述分析架構進一步完成分析策略的規劃，並透過個別訪談法與田野觀察法，來收集受化者的制度化生活經驗。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是以六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一年級新生為受訪者。在全控式制度設計方面，本研究是從觀察軍校教育的實施方式和訓練要求中，經過初步了解後以其中讓新生感受特別深刻的集體盥洗、連坐法和起床號等為主。然後，依照分析策略擬定的三個步驟，採取詮釋方法對受訪者他們關於制度化生活經驗的訪談資料進行解釋與分析。

一、研究結果對「制度化生活與軍人角色性格模塑」分析架構的回應

在經過對制度設計中的起床號、集體盥洗和連坐法等相關規定的實施方式和訓練要求的實地觀察，以及對六位軍校一年級新生的受訪者，他們的訪談資料進行詮釋分析後。從他們對這些相關規定的感受、反應和體會，可以看出制度化生活透過規律性與集體性的制度設計，對他們在軍人角色性格的形成上具有模塑意義。由於軍事社會化是在全控場域中進行，所以模塑軍人形成角色性格的制度設計，必然會反映全控制度的重要特性，尤其是指強制性、監控性、規律性和集體性，本研究特別強調其中的規律性和集體性。總之，軍校生活的規律性和集體性，透過這些制度設計確實會讓新生的言行舉止出現制度化效應。

最初，受訪者他們對這些相關規定、實施方式和訓練要求的感受是「規定如枷鎖在『身』」，覺得自己無時無刻都被這些規定緊箍不放。本研究將受訪者在這個時期的經歷，當成是這三種制度設計模塑他（她）們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的第一階段。

經過一段時間後，受訪者他們覺得自己逐漸習慣集體盥洗、連坐法和起床號等，這時全控式制度設計才真正嵌入他們的生活中。本研究將受訪者在這個時期的表現，解釋為他們懂得如何遵照行動準據並養成慣性反應，因而比較不會像之前顯得手足無措或動輒得咎。本研究認為這個時期是這三種制度設計模塑他們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的第二階段，本研究是以「規定如影隨『行』」來描寫之。

再經過一段時間後，受訪者對這些全控式制度設計的體會日漸深刻，並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言行舉止。本研究將受訪者在這個時期的表現，解釋為「規定常住我『心』」，亦即集體盥洗、連坐法和起床號等相關規定，對他們的真正約束是從體會後開始，這也是全控式制度設計模塑他們形成規律性與集體性之角色性格特徵的第三階段。

二、檢討與未來研究方向

軍事社會化的特殊之處在於，軍隊是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裝團體，面對的是戰場殺戮的生存威脅與人性考驗，於是發展出軍隊獨特的組織文化，並在組織設計與人員訓練上，採取許多特殊的制度與方法（Soeters, Winslow & Weibull, 2006；Soeters, 2000；Winslow, 2000；Druckman, et al. 1997；Sinder, 1996；Dunivin, 1994；Wilson, 1989；Arkin & Dobrofsky, 1978；Miewald, 1970；Janowitz & Little, 1965）。

因此，從受化者的個體層次，來瞭解他們的制度化生活經驗，雖然可以透過受訪者他們對某些制度設計的背後所隱含之特殊意義（例如規律性和集體性）的體會，來觀察他們是否出現角色制度化效應。然而，養成制度是否能夠充分發揮人才培育的功能，如果僅從受化者這方面來了解這個問題，可能會忽略掉制度設計才是真正的關鍵，尤其是全控機構更是如此。

本研究所指的軍官養成制度設計，是指為培育軍官人才在教育與訓練上所設立的制度，包括相關的行政規則，以及在規定實施上的具體方法、要求標準、獎懲項目等。然而，用來規範學員生的儀容、行為舉止和生活習慣的「國防大學學員生手冊」、「國軍內部管理手冊」與「國防大學學員生獎懲規定」等內容，透過現行的制度設計是否真的能夠充份發揮對軍校生的模塑功能。例如本研究認為規律性和集體性乃是制度化生活的重要內涵，軍事社會化透過相關的制度設計，例如起床號、集體盥洗和連坐法等，來達到模塑軍校生形成軍人角色性格之目的。然而，畢竟教育訓練的模式與方法有良窳之別；因此，本研究認為要瞭解養成制度是否能夠發揮人才培育的功能，就應該不斷審視和省思以下問題，包括國軍期望培育出何種軍事人才、該如何進行國軍人才培育的需求分析、該如何依照需求分析結果訂定人才培育目標以符合上述期望、養成制度該如何設計才能達成培育目標、該如何進行養成制度的成效評量才能瞭解培育目標的達成情形、養成制度該如何依照成效評量結果的回饋進行修改或革新等等。

參考文獻

- 葉啟政 (1991)。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北：東大圖書。
- 張華蓀 (1989)。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
- 錢淑芬 (2011)。軍隊性別平權與去性別化的辯證關係：對「軍人性別化」態度意涵的理論性探討。國防與性別平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5-54。
- 錢淑芬，許志弘 (2011)。軍人角色性格與紀律性初探：以九位軍校生的軍事社會化經驗為例。復興崗學報，101，203-228。
- 錢淑芬 (2010)。「穿制服的人」與制度化作用：軍人角色模塑的理論性探討。復興崗學報，99，45-80。
- 錢淑芬 (2009)。階級、符號與角色：軍事社會化的模塑技術。復興崗學報，96，127-153。
- 錢淑芬 (1991)。從軍隊「角色訓練制度」論「角色認知」對軍隊生活適應的影響。復興崗學報，45，443-462。
- 錢淑芬 (1993)。國軍軍事院校「軍事社會化」之研究。復興崗學報，49，333-364。
- Arkin, W. & Dobrofsky, R. (1978). Military Socialization and Masculin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4, 151-168.
- Edles, L. (2002). *Cultural Sociology in Practice*. Blackwell Publications Inc.,
-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pp.1-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ruckman, D., Singer, E., and van Cott H. (eds.), (1997).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Dunivin, O. (1994). Military Culture: Change and Continuity.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0 (4), 531-547.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Eisenstadt, S. E. (1968a). Social Institutions: the Concept, in 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4, pp.409-421,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 Eisenstadt, S. E. (1968b). Social Institutions: Comparative Study, in 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4, pp.421-429,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 Janowitz, M. & Little, R. (1965). *Sociology and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Miewald, R. (1970) . Weberian Bureaucracy and The Military Mode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0 (2) , 129-133, March/April.
- Sinder, Don M. (1996) . An Uniformed Debate on Military Culture. *Orbis*, 43, 11-25.
- Soeters, L., Winslow, J. & Weibull, A. (2006) . Military Culture. In Caforio, G. (Ed.) ..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Military* (pp.237-254) .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LLC.
- Soeters, L., (2000) . Culture in Uniformed Organizations. In N. M. Ahskanasy, C. P. M. Wilderom, and M. F. Peterson (eds.) ,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limate*. London, Sage, 465-481.
- Sumner, W. G. (1966) . *Folkways*. Ginn, Boston.
- Wilson, A. (ed.) . (1989) . *Universities and the Military*. Newbury Park, Sage.
- Winslow, D. (2000) . *Army Culture*, Virginia, Army Research Institute.

(投稿日期：101 年 10 月 3 日；採用日期：101 年 11 月 1 日)